

YAO QIAN

女性感受的孤独



姚谦

音乐制作人

Music Producer

游走于两岸音乐界

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自己对许多女性艺术家特别的有感，没有理由也不知道原因地喜欢阅读她们作品。只可惜每每观后可以参考的文献总是缺乏；至今仍以男性艺术家艺评人为主的艺术世界里，能够放开男性主观角度去深刻阅读女性艺术家创作的文献仍甚少；经常见到各平台以“女性艺术家”去分类展评时，只要是强调“女性”，就已经带着有“非核心”的评价思维了。

常常我们以为女艺术家所看的世界、所感想创作出的作品更多集中于情感的描述和借由景物的细节表达情绪，在她们的绘画里描述家庭成员和静物居多。但其实绝对不止于此，女性创作依然有宏大或深刻的意喻，只是她们更善于隐藏伟大处，更乐于以渗透感染的描述去打动阅读者。

在最早期收藏中，玛丽·罗兰珊几乎最能满足我这样的好奇和观望。玛丽·罗兰珊早期立体画派时期的作品，就与当时主导者毕加索和布拉克不同，她的线条与用色没有那么泾渭分明，有更多曲线与更柔软的色彩，偶尔静物，绝大部分作品几乎都是人物的描写，而这些被描述的人物必然与她的生命过程发生或长或短的关联，必定有她的描述动机，因此描述中的各种蛛丝马迹都成了作者对于画中人与事的当下情感渲染，这是我阅读玛丽·罗兰珊画作特别有感的原因。在她最有名的早期画作《A Group of Artist》里，占据画中央的就是她当时的情人、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她与毕加索则立于画面一侧的前后，光是人物位置与其相互关系就足以让人琢磨和想象了。同时这件作品也透露着那个时代巴黎文艺圈的男女情事，如同此时各地文艺圈的气氛一样。

在那短短的成名期后，罗兰珊的作品中就少有男性出现了；女性几乎是她所有的绘画主题，而画中的女子绝大多数是忧郁的，且彼此之间若即若离、维系着看似亲密又有点疏离的状态。浅灰色与粉红色几乎是她最常用的颜色，年轻时配色清淡，直到后半生也许是参与了芭蕾舞剧的美术工作，才多了些缤纷的色彩。画中女性有着优雅纤细的形体，后期更多是带着芭蕾舞者的姿态。画中除了人物外，还经常会出现动物，也许是飞翔的小鸟、奔跑的牡鹿，或黏人的小狗，来对应画中人物的淡漠神情，像是暗示着表象下隐藏的渴望。

女性创作依然有宏大或深刻的意喻，只是她们更善于隐藏伟大处。

在我的收藏里有一件作品，是在她被流放西班牙马德里的七年期间完成的画作，这段时期是她一生中最孤独的时期，她重复画了几张双女子画像，可以看得出来她把自己都画在其中，而另一位女子则是同一个朋友。画中两人身体靠得很近却又无任何碰触，面向着阅

读绘画者的两双眼睛充满楚楚动人的寂寞，那是一战时期后，两位孤单的已婚女友，面对于巨大世界的孤立和互怜，以及不逾越分寸的矜持。我收藏的双女子画像与收藏在“橘园”另一幅广为人知的作品相近，是同一时间的创作。在那件画中有一只飞翔的小鸟在两人的上方，而这幅则是一只热情的贵宾犬举着前足迎着画中艺术家自己。这两件作品都引我不断地想起前年特别喜欢的一部法国电影《燃烧的女子画像》，因为在这些女性创作者的描述中，都可以让人更深刻地体会出：关于孤独的描述，不只是形态上的呈现，所有孤独的感人陈述，它更是一种认知后的直视。这也是我这么珍惜这份收藏的原因，因为孤独人人都有，只是透过孤独的体会却不相同；玛丽·罗兰珊给了我另一种了解。☒